

## 上海人和上海货

□文香

过去我还在老家时，虽未到过上海，却对上海印象深刻，确切地说是上海人和上海商品的印象深刻。老家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一座重工业城市，那时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于是国家从各大城市调拨，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上海。上海人聪明、务实，在第二城市建设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同时，上海人在平时生活中个性鲜明，优越感强，为人处事明显有别于他乡的习俗与环境。

记得小时候就常常听说，上海人爱美。头发抹得光光的，皮鞋擦得亮亮的，衣服笔挺，裤脚线对直，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及较少讲究的内陆城市，显得格外扎眼。上海人与上海人讲话，总是一口鸟语般的上海方言，别人听不懂，加上嫉妒心理，于是上海人就成了别有一番意思的“上海人”。

上高中时，我的班主任是上海人，他叫许毅民，教我们物理，还是复旦大学毕业的。许老师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平时不多话，说是老师却更像是比我们大几年的师兄。我那时当班长，和许老师相对接触比较多，比如上缴收齐的作业本、找我谈班上的事情等等。不知怎么

的，我一个大大咧咧的女生见了，总感觉有点窘迫，不敢抬头。一次，我又去缴作业本，刚从上海探亲回来的他抓了一把大白兔奶糖放在我手里，我却并没有道声“谢谢”就急急地跑了出来，心里莫名地涌动着一丝甜蜜。现在想起来也搞不清楚，是懵懂情愫？还是上海老师的魅力？或许都有。经常看见许老师与另外两位上海老师结伴同行，其中有一位教我们地理，他的地理课讲得很好，堪称一流水平。上海老师博学多才，气质儒雅风流，带上海腔的普通话好好听，表达时间的方式也很独特：12点45分被说成是12点3刻。他们似乎成了校园中的一道风景。我对上海人的感觉开始美好起来，也许更多的是佩服吧。

在那个年代，上海商品享誉全国。红灯牌收音机、上海牌手表、凤凰牌自行车、飞跃牌缝纫机，所谓“三转一响”，被人追求和喜爱，上海品牌成为高档商品的代名词。我曾经为了得到一张凤凰自行车票，绞脑汁走后门，还好终于如愿以偿。记得花鼓戏《送货路上》有一句唱词：尼龙袜子要四双，的确良衬衫买两件，还要那上海出的不褪色的大红和绛色的纯毛线。总之上海货就是过硬，过来人

都体会颇深。

20世纪80年代末，我来到慈溪工作和生活。听到了另一个版本对“上海人”的看法。慈溪与上海一衣带水隔海眺望，语言、风俗很贴近。上海人眼里，慈溪绝对是乡下；慈溪人眼中，上海虽繁华摩登，但对上海人自视高傲、另眼瞧人的气势颇有微词。听一个战友讲，他的一个舅舅在上海，住的是一间屋，家人睡上下铺，工薪阶层，却瞧不起穷亲戚。战友小时候到过他家，曾感受到自尊被有意无意地伤害，还有表兄妹自然表露的居高姿态。战友发誓再不登他家的门。听不少慈溪人说，上海人看所有外地人都是乡下人，就连上海人自己也区分为上只角和下只角人。如此界限清楚叫人无语。从此，慈溪人和上海人少搭界，并认为“上海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时空越过二十多年，慈溪与上海连起一座杭州湾跨海大桥，曾经到上海要四个多小时车程，今天只需一个多小时。两地距离大大缩短，两地人的心也在拉近。上海人认同了慈溪人，慈溪人靠拢了上海人，因为慈溪经济更进一步发展要借力于上海大都市平台，同时上海人也由于慈溪人的勤劳致富、骄人业绩而对之刮目相看。

## 老墙门的记忆

□汪爱平

悄悄潜入老墙门，看它最后一眼已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个风清月朗的夜晚，在甬江边散步的我，突然想起白天有人告之，曾居住的老墙门列入城市规划，马上就要拆迁了。莫名的留恋涌上心头，虽然我们全家早就搬离，但记载我成长足迹的老墙门始终不曾忘却，几时的胆小、少时的无知、成长后的青涩，常在梦境中出现。

顺着马路边一条丁字形小弄堂，步入熟悉的老墙门，曾经洗刷衣服的石槽依旧在；曾经居住过的房间，依旧透出光亮，只是居住的主人不知何方人士；曾经宽敞的堂前依旧堆满了杂物……

当年老墙门居住了十几户人家，我家住一楼南北两个房间和一个独立厨房。居室与对门两户人家隔着约两米宽、五六米长的窄窄通道，下雨天，小孩们经常兴奋地用脸盆、水桶接来天落水，冲洗地上的青石板，被水冲洗后的石板会呈现酒红色的光泽。进入盛夏，雷阵雨过后，小孩子并排坐在洗刷干净的石凳上，伸出一双双小脚，一个小孩站着来回数着一只只小脚丫，做着“跌跌扳扳，扳过南山……”的游戏，凉爽的风徐徐吹在身上，惬意无比。

有太阳的冬日，十几户人家一早就抢占堂前一块空地晒衣服，每户人家把毛竹竿扎成的三脚架拿出来，拉开距离竖立稳定好，两头搁上一根同样毛竹做的晾竿，一件件洗干净的衣服或挂或串入晾竿内。几户霸道的主妇往往一早就抢占佳地，常引起邻里间的口水仗，我的母亲很会谦让人，从来不去抢占地盘。

我家后房对面住着一户上海口音的人家，大家叫男主人“黄木匠”，女主人很胖，现在称全职太太，过去叫家庭妇女，有一个女儿。女主人特能吃，男主人很善待她。而她又不善

做家务，一天中午在屋檐下烧菜，油锅突然冒出火星，火直往上蹿，她惊恐狂叫，正在我家做客的杭州堂哥一个箭步从我家冲出，沉稳地把放在一旁的锅盖盖上，没事了。此刻，我家这位拥有高学历、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堂哥，在她的心目中立马成了一位大英雄。

跨进墙门，左边屋檐下，住着一户三代同堂的家庭，家庭主心骨是一位小巧玲珑的小脚老太太，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年轻时一定是位美人。梳得光溜溜的头发在后面挽个髻，从来没见过她头发凌乱的模样。她常年穿着素色大襟布衫，每天为女儿一家五口人烧饭做菜，菜烧得特棒。大家都亲切地叫她“阿婆”。那个年代家庭条件都不好，听大人们说，阿婆经常会拿出一些金银首饰卖掉，贴补家用。所以我们背地里常常猜测她会不会是旧时代的“富农婆”或“地主婆”。后来，我们全家搬离了老墙门，听说年迈的阿婆病后执意不去医院，不久就驾鹤西归了。

我家一楼的南首房间窗户有上下两层，下层矮窗约三十厘米高，平时不轻易打开，而上层窗户高而宽。夏天来临，小学老师经常要上门抽查孩子们是否按规定午睡，而午睡又是孩子们最讨厌的事。我母亲的脸上总挂着笑容，待人和蔼可亲，所以哥哥的几位邻居同学中午最喜欢来我家，名义上一起午睡，实则来玩。一天，哥哥的班主任老师悄悄从我家后门进入，准备把疯玩的几个小男孩逮个正着，不知谁喊了声“老师来了”，几个小男孩一跃而起，跳上写字台，像猴子似的一个个直往敞开的窗户外跳，一溜烟不见了，惊得我瞠目结舌。

随着岁月流逝，有的事慢慢淡去，有的事慢慢遗忘，而老墙门的一些事恍若昨天。

## 花折伞和讲义夹

□方芳

孩子到外地读书去了，我整理她的房间，整出了大量只写过几页就不用的笔记本，各种还很新的文具、玩具、电子产品……有别人送的，也有自己买的，琳琅满目。这么多束之高阁的东西，不知孩子在远方会怀念吗，会对她所拥有的这一切感恩吗？

我不敢保证她能否感恩，却随之感念起自己小时候拥有过的花折伞和讲义夹。

那时读小学五年级，上世纪80年代农村里的孩子下雨天带的伞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黑布长柄伞，我也不例外。然而，有一天，我的三叔送了我一把花折伞，让我欣喜若狂。那时候的三叔还很年轻，挑的花伞颜色是浅咖啡色的，虽然并不鲜艳，但在众黑布伞里宛如一位仙女落入凡间，并且是两折的，可以放进书包里带着，当时不知被多少同学羡慕着。

随着年龄的增长，后来拥有过数不清的漂亮折伞，但闪

亮地驻留在我脑海里的只有这把浅咖啡色的花折伞，诚如三叔年轻的样子，永远成为我记忆中一粒闪亮的珍珠。

同样在五年级时，老师要求我们这些迎接中考的毕业班学生把手里的复习资料整理成册，那时哪有现在这样各式各样的文件袋文件夹啊，就算有，估计当年节俭的父母亲肯定也得把钱袋捂得紧紧的。集镇上的商店里只出售一种硬纸板材质的讲义夹，规格统一，可夹住对折起来的8开试卷，只不过表面花纹和颜色不同。

回家后，我提起了这件事，母亲给我找出两只宽口的大黑铁夹子，还别说，这种铁夹子虽然不好看，却牢靠得很。

想不到，第二天中午放学回

家吃饭时，小姑递给我一本浅绿色小碎花的讲义夹，她说是早上特意去集镇上买来的，我又一次欣喜若狂，照现在的话说是遇到阳光就灿烂无比了。

从此以后，我把语文试卷夹在上面，数学试卷夹在下面，原来薄薄的讲义夹逐渐变成了很厚的一本，上学放学都夹在腋下，特别神气。

这么多年过去了，小时候受亲人恩宠的记忆却一直未曾褪色。

有人说，是因为当时物资匮乏，才会对仅有之物念念不忘，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有一种记忆由爱雕刻而成，不易被岁月的时光冲淡，历久弥新。

总第 6235 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essay@cmb.com.cn

